

第十回

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清茶话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

却说雯青正与彩云双双的靠在船窗，赏玩那意大利火山的景致，忽有人推门进来，把他们俩拉住问话。两人抬头一看，却就是那非常标致的女洋人夏雅丽姑娘，柳眉倒竖，凤眼圆睁。两人这一惊非同小可，知道前数日毕叶演技的事露了风了。只听那姑娘学着很响亮的京腔道：“我要问你，我跟你们往日无仇，今日无故，干吗你叫人戏弄我姑娘？你可打听打听看，你姑娘是大俄国轰轰烈烈的奇女子，可不比你们中国那些窝囊妇道们，凭人家胡弄着，不害羞。我为的是看重你是一个公使大臣，我好意教你那女人念书，谁知道你们中国的官员，越大越不象人，简捷儿都是糊涂的蠢虫！我姑娘也不犯和你们讲什么理，今儿个就叫你知道知道姑娘的厉害！”说着，伸手在袖中取出一支雪亮的小手枪。雯青被那一道的寒光一逼，倒退几步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还是彩云老当，见风头不妙，连忙上前拉住夏雅丽的臂膀道：“密斯请息怒，这事不关我们老爷的事，都是贵国毕先生要显他的神通，我们老爷是看客。”雯青听了方抖声接说道：“我不过多了一句嘴，请他再演，并没有指定着姑娘。”夏雅丽鼻子里哼了一声。彩云又抢说道：“况老爷并不知道姑娘是谁，不比毕先生跟姑娘同国，晓得姑娘的底里，就应该慎重些。倘或毕先生不肯演，难道我们老爷好相强吗？所以这事还是毕先生的不是多哩，望密斯三思！”

夏雅丽正欲开口，忽房门咿呀一响，一个短小精悍的外国人，捩身进来。雯青又吃一吓，暗忖道：“完了，一个人还打发不了，又添一个出来！”彩云眼快，早认得是船主质克，连忙喊道：“密斯脱质克，快来解劝解劝！”夏雅丽也立起道：“密斯脱质克，你来干吗？”质克笑道：“我正要请问密斯到此何干？密斯倒问起我来！密斯你为何如此执性？我昨夜如何劝你，你总是不听，闹出事来，倒都是我的不是了！我从昨夜与密斯谈天之后，

一直防着你，刚刚走到你那边，见你不在，我就猜着到这里来了，所以一直赶来，果然不出所料。”夏雅丽怒颜道：“难道我不该来问他么？”质克道：“不怎么说。这事金大人固有不是，毕先生更属不该。但毕叶在演术的时候，也没有留意姑娘是何等人物，直到姑娘走近，看见了贵会的徽章，方始知道，已是后悔不及。至于金大人，是更加茫然了。据我的意思，现在金大人是我们两国的公使，倘逞着姑娘的意，弄出事来，为这一点小事，闹出国际问题，已属不犯着。而戕害公使，为文明公律所不许，于贵国声誉有碍，尤其不可。况现在公使在我的船上，都是我的责任，我绝不容姑娘为此强硬手段。”夏雅丽道：“照你说来，难道就罢了不成？”质克道：“我的愚见，金公使渎犯了姑娘，自然不能太便宜他。我看现在贵党经济十分困难，叫金公使出了一宗巨款，捐入贵党，聊以示罚。在姑娘虽受些小辱，而为公家争得大利；姑娘声誉，必然大起，大家亦得安然无事，岂不两全！至毕先生是姑娘的同国，他得罪姑娘，心本不安，叫他在贵党尽些力，必然乐从的。”

这番说话，质克都是操着德话，雯青是一句不懂。彩云听得明白，连忙道：“质克先生的话，我们老爷一定遵依的，只求密斯应允。”其时夏雅丽面色已和善了好些，手枪已放在旁边小几上，开口道：“既然质克先生这么说，我就看着国际的名誉上，船主的权限上，便宜了他。但须告诉他，不比中国那些见钱眼开的主儿，什么大事，有了孔方，都一天云雾散了。再问他到底能捐多少呢？”质克看着彩云。彩云道：“这个一听姑娘主张。”夏雅丽拿着手枪一头往外走，一头说道：“本会新近运动一事，要用一万马克，叫他担任了就是了。”又回顾彩云道：“这事与你无干，刚才怨我冒犯，回来仍到我那里，今天要上文法了。”说着，扬长而去。彩云诺诺答应。质克向着彩云道：“今天险极了！亏得时候尚早，都没有晓得，暗地了结，还算便宜。”说完，自回舱面办事。

这里雯青本来吓倒在一张榻上发抖，又不解德语，见他们忽然都散了，心中又怕又疑。惊魂略定，彩云方把方才的话，从头告诉一遍，一万马

克，彩云却说了一万五千。雯青方略放心，听见要拿出一万五千马克，不免又懊恼起来，与彩云商量能否请质克去说说，减少些。彩云撇着嘴道：“刚才要不是我，老爷性命都没了。这时得了命，又舍不得钱了。我劝老爷省了些精神吧！人家做一任钦差，哪个不发十万八万的财，何在乎这一点儿买命钱，倒肉痛起来？”雯青无语。不一会，男女仆人都起来伺候，雯青、彩云照常梳洗完毕，雯青自有次芳及随员等相陪闲话，彩云也仍过去学洋文。早上的事，除船主及同病相怜的毕先生同时也受了一番惊恐外，其余真没一人知道。

到傍晚时候，毕叶也来雯青处，其时次芳等已经散了。毕叶就说起早上的事道：“船主质克另要谢仪，罚款则俟到德京由彩云直接交付，均已面议妥协，叫彼先来告诉雯青一声。”雯青只好一一如命。彼此又说了些后悔的话。雯青又问起：“这姑娘到底在什么会？”毕叶道：“讲起这会，话长哩。这会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，乃是平等主义的极端。他的宗旨，说世人侈言平等，终是表面的话，若说内情，世界的真权利，总归富贵人得的多，贫贱人得的少。资本家占的大，劳动的人占的小，哪里算得真平等！他立这会的宗旨，就要把假平等弄成一个真平等，无国家思想，无人种思想，无家族思想，无宗教思想，废币制，禁遗产，冲决种种网罗，打破种种桎梏，皇帝是仇敌，政府是盗贼。国里有事，全国人公议公办；国土是个大公园，货物是个大公司；国里的利，全国人共享共用。一万个人，合成一个灵魂；一万个灵魂，共抱一个目的。现在的政府，他一概要推翻；现在的法律，他一概要破坏。掷可惊可怖之代价，要购一完全平等的新世界。他的会派，也分着许多，最激烈的叫做‘虚无党’，又叫做‘无政府党’。这会起源于英、法，现在却盛行到敝国了。也因敝国的政治，实在专制；又兼我国有一班大文家，叫做赫尔岑及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，以冰雪聪明的文章，写雷霆精锐的思想，这种议论，就容易动人听闻了，就是王公大人，也有人会的。这会的势力，自然越发张大了。”

雯青听了，大惊失色道：“照先生说来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，谋为不轨的

叛党了。这种人要在敝国，是早已明正典刑，哪里容他们如此胆大妄为呢！”毕叶笑道：“这里头有个道理，不是我糟蹋贵国，实在贵国的百姓仿佛比个人，年纪还幼小，不大懂得世事，正是扶墙摸壁的时候，他只知道该给皇帝管的，哪里晓得天赋人权、万物平等的公理呢！所以容易拿强力去逼压。若说敝国，虽说政体与贵国相仿，百姓却已开通，不甘受骗，就是刚才大人说的‘大逆不道，谋为不轨’八个字，他们说起来，皇帝有‘大逆不道’的罪，百姓没有的；皇帝可以‘谋为不轨’，百姓不能的。为什么呢？土地是百姓的土地，政治是百姓的政治，百姓是主人翁，皇帝、政府不过是公雇的管帐伙计罢了。这种说话，在敝国皇帝听了，也同大人一样的大怒，何尝不想杀尽拿尽。只是杀心一起，血花肉雨，此饷彼酬，赫赫有声的世界大都会圣彼德堡，方方百里地，变成皇帝百姓相杀的大战场了。”雯青越听越不懂，究竟毕叶是外国人，不敢十分批驳，不过自己咕嘈道：“男的还罢了，怎么女人家不谨守闺门，也出来胡闹？”毕叶连忙摇手道：“大人别再惹祸了！”雯青只好闭口不语，彼此没趣散了。

斯时萨克森船尚在地中海，这日忽起了风浪，震荡得实在厉害，大家困卧了数日，无事可说。直到七月十三日，船到热瓦，雯青谢了船主，换了火车，走了五日，始抵德国柏林都城。在德国自有一番迎接新使的礼节，不必细述。前任公使吕萃芳交了篆务，然后雯青率同参赞随员等一同进署。连日往谒德国大宰相俾思麦克，适遇俾公事忙，五次方得见着。随手又拜会了各部大臣及各国公使。又过了几月，那时恰好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正月里，德皇威廉第一去世，太子飞蝶丽新即了日耳曼帝位，于是雯青就趁着这个当儿，觐见了德皇及皇后维多利亚第二，呈递国书，回来与彩云讲起觐见许多仪节。彩云恃着自己在夏雅丽处学得几句德语，便撒娇撒痴要去觐见。雯青道：“这是容易，公使夫人本来应该觐见的。不过我中国妇女素来守礼，不愿跟他们学。前几年只有个曾小侯夫人，她却倜傥得很，一到西国居然与西人弄得来，往来联络得很热闹。她就跟着小侯，一样觐见各国皇帝。我们中国人听见了，自然要议论她，外国人却很

佩服的。你要学她，不晓得你有她的本事没有？”彩云道：“老爷，你别瞧不起人！曾侯夫人也是个人，难道她有三头六臂么？”雯青道：“你倒别说大话。有件事，现在洋人说起，还赞她聪明，只怕你就干不了！”彩云道：“什么事呢？”雯青笑着谈道：“你不忙，你装袋早烟我吃，让我慢慢的讲给你听。”彩云抿着嘴道：“什么稀罕事儿，值得这么拿腔？”说着，便拿一根湘妃竹牙嘴三尺来长的早烟筒，满满的装上一袋蟠桃香烟，递给雯青，一面又回头叫小丫头道：“替老爷快倒一杯醅醅儿的清茶来！”笑咪咪的向着雯青道：“这可没得说了，快给我讲吧！”

雯青道：“你提起茶，我讲的便是一段茶的故事。当日曾侯夫人出使英国。那时英国刚刚起了个什么叫做‘手工赛会’。这会原是英国上流妇女集合的，凡有妇女亲手制造的物件，荟萃在一处，叫人批评比赛，好的就把金钱投下，算个赏彩。到散会时，把投的金钱，大家比较，谁的金钱多，系谁是第一。却说这个侯夫人，当时结交很广，这会开的时候，英国外交部送来一角公函，请夫人赴会。曾侯便问夫人：‘赴会不赴会？’夫人道：‘为什么不赴？你复函答应便了。’曾侯道：‘这不可胡闹。我们没有东西可赛，不要事到临头，拿不出手，被人耻笑，反伤国体！’夫人笑道：‘你别管，我自自有道理。’曾侯拗不过，只好回书答应。”彩云道：“这应该答应，叫我做侯夫人，也不肯不挣这口气。”说着，恰好丫环拿上一杯茶来。雯青接着了一口一口的慢慢喝着，说道：“你晓得她应允了，怎么样呢？却毫不在意，没一点儿准备。看看会期已到，你想曾侯心中干急不干急呢？哪晓得夫人越做得没事人儿一样。这日正是开会的第一日，曾侯清早起来，却不见了夫人，知道已经赴会去了。连忙坐了马车，赶到会场，只见会场中人山人海，异常热闹。场上陈列有锦绣的，有金银的，五光十色，目眩神迷，顿时吓得出神。四处找他夫人，一时慌了，竟找不着。只听得一片喝采声、拍掌声，从会场门首第一个桌子边发出。回头一看，却正是他夫人坐在那桌子旁边一把矮椅上，桌上却摆着十几个康熙五采的鸡缸杯，几把紫砂的龚春名壶。壶中满贮着无锡惠山的第一名泉，泉中沉着几撮武夷山

的香茗，一种幽雅的古色，映着陆离的异彩，直射眼帘；一股清俊的香味，趁着氤氲的和风，直透鼻官。许多碧眼紫髯的伟男、螭发蜂腰的仕女，正是摩肩如云、挥汗成雨的时候，烦渴的了不得。忽然一滴杨枝水，劈头洒将来，正如仙露明珠，琼浆玉液，哪一个不欢喜赞叹！顿时抛掷金钱，如雨点一般。直到会散，把金钱汇算起来，侯夫人竟占了次多数。曾侯那时的得意可想而知，觉脸上添了无数的光彩。你想侯夫人这事办得聪明不聪明？写意不写意？无怪外国人要佩服她！你要有这样本事，便不枉我带你出来走一趟了。”

彩云听着，心中暗忖：老爷这明明估量我是个小家女子，不能替他争面子，怕我闹笑话。我倒偏要显个手段胜过侯夫人，也叫他不敢小觑。想着，扭着头说道：“本来我不配比侯夫人，她是金一般、玉一般的尊贵，我是脚底下的泥、路旁的草也不如，哪里配有她的本事，出去替老爷坍了台，倒叫老爷不放心，不如死守着这螺蛳壳公使馆，永不出头。要不然，送了我回去，要出丑也出丑到家里去，不关老爷的体面。”雯青连忙立起来，走到彩云身旁，拍着她肩笑道：“你不要多心，我何尝不许你出去呢！你要觐见，只消叫文案上备一角文书，知照外部大臣，等他择期觐见便了。”彩云见雯青答应了，方始转怒为喜，催着雯青出去办文。雯青微笑的慢慢踱出去了。正是：

初送隐娘金盒去，却看冯嫫锦车来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细说。